

目 录

直面人性的“小说大宗师”——刘云若（代序）	张元卿 1
-----------------------------	-------

湖海香盟

第一回 侯门出残贵反舌成声 絮阁坠前欢差池有悔	3
第二回 燕子人家烟霞笼粉黛 梨茶院落星月斗婵娟	68
第三回 颦效西施捧心逢掩鼻 春销北里落月破行云	138

落花流水

第一回 太液冰坚惊鸿影艳 虚斋夜静思士情深	213
第二回 述隐情微言启阿妹 谈名画妙语动芳心	223
第三回 冰肌雪肤学府看霓裳 冷月寒风街头挥情泪	231

第四回	秋水传情柔肠百折 春蚕作茧热泪千行	242
第五回	药炉火暖为伊瘦损 新月眉纤守取团圆	251
第六回	慈母唠叨商婚嫁 情郎凄恻话相思	262
第七回	赠琥珀含情诀别 焚情书忍泪登车	274
第八回	了相思埋躯碧海 悔失着饮恨深闺	285
第九回	饮水词弱女思往事 泼酸论悍妇发威风	295
第十回	挥白刃怨偶仳离 剪青丝空门补恨	305

湖海香盟

第一回

侯门出残贵反舌成声 絮阁坠前欢差池有悔

交游贵显，到处逢迎，有时比阔人还阔。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梅兰芳，而不知元首为谁，也算很不低微了。但在一般旧人的脑筋，还印着昔年娼优隶卒的影子，即使爱好艺术，也不肯令子女去学唱戏的艺术。这种固执谬误的观念，在社会上还很普遍。尤其在乔木故家退闲显宦的朱门巨邸中，更把伶人看成天壤相悬，云泥相隔。但是想不到这高贵社会中间，竟有尤为高贵的人，不顾诗礼家风，改营声歌事业，怎会不惹得满城风雨，万口咨嗟？

原来这絮萍楼主本姓是任，学名意琴。她的伯父任旭初曾做过极大的官，在前朝以翰苑出任封疆，入民国由遗老又攫津要，十年前辞职归林，流寓沽上，享了几年清福，便自逝世。意琴的父亲名叫献丞，一世没做过真正的事，向以挂虚衔领干薪为副业，正业却是随着老兄做内账房，所以手中甚为富厚，到旭初逝世，全家财产又全归他手中，真是坐亨现成，天生福泽。意琴又是独女，虽然母已早亡，但在父亲怜爱之下，又是百万富家的小姐，入居高楼，出坐汽车，用钱不禁不限，行动无拘无束，真是向上帝购着优待券的超等幸运女郎。她本身又生得容颜娟丽，心性聪明，论家中财力，足可以送她到火星上留学，只为她自己不愿读书攻苦，中学毕业便行休止。但只这样，已足够他人羡慕。许多巨室高门前来求对，若干王孙公子尽力追求。她又正在人生黄金时代，二八年华，青春正好。好似世界各种幸福快乐，都在前途列队等待着，并不须劳心费力，只要按部就班地向前行走，准可以投入幸福境里，快乐园中。然而她竟另辟蹊径，背道而驰，居然以绮罗锦绣之身，跳入歌舞霓裳之队。这当然由于爱好，但也迫于情势。

意琴自幼喜欢看戏，渐渐由嗜好而尝试，先和一般女伶交结，谈笑之间，学唱一句两句，很受赞美。她更引起兴趣，觉得自己容貌美丽，身段苗条，喉咙娇脆，举止风流，天然是唱戏的好材料。又加爱好虚荣，以为绝代荣华，若止周旋于家庭学校之中，游行于马路便道之上，受有限人的瞻仰，未免自暴自弃，对不住天赋风姿。于是就和几位同学组织个小规模票房，烦熟识的女伶举荐一位说戏师傅，一位拉琴弦师，就正式学起戏来，预备学成上台玩票，受万众瞻仰，大出风头。果然有志竟成，她的资质特为优秀，不多日子，便学会了几出戏，经内行女伶品评，认为师傅教得工料皆精，并未掺水，她也学得形神俱似，绝不羊毛。她欣慰之余，更是急于炫露，恰巧几位同学都对学戏失去兴趣，纷纷告退，小票房竟而报散。她就由说戏师傅介绍，进了男女混杂的扬风国剧研究社。这是个大规模的票房，在这票房又遇着一位名师，是梨园名角，现已淡落，以说戏拉弦糊口的南玉琮。

这南玉琮本唱小生，数年前曾红极一时，给各大名旦配戏，已成了小生行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因在外面遇得便宜事太多，把本行祖师惹恼，竟而喉咙暗哑，一字不出。据说少年噪败谓之倒仓，老年失音叫作塌中。他年纪不及三十，不老不少，却正落在倒塌之间，把人压毁了。再也不能上台，仗着肚中宽博，昆乱不挡，又会拉两手儿胡琴，就渐渐听上票友，在扬风票房已经很久了。意琴一进去，见南玉琮相貌清秀，衣服整洁，不似原来说戏师傅既老且脏，又震于他昔日舞台上的名声，就特聘他作私人教师。

南玉琮对这样阔小姐自然尽力巴结，用心教授。又时时恭维，说小姐戏料太好，我这些年向未见过，你可不要忙着上台，咱们用心捋扯几出绝活，将来赶上义务再露，那时非大轴不唱。我准保一下叫响，把社里几位女票全压下去。意琴听得入耳，就依着他潜心学习，刻苦用功。常常黎明即起，跟南玉琮上马厂道旷地去喊嗓。半年之中，居然学成昆戏两出，皮簧两出。

但在这当儿里，意琴父亲给她提说亲事，男方是做过前清度支部尚书朱乃文的儿子朱绣虎，正在大学读书。意琴母亲久已去世，有位庶母主持内政，但这庶母对意琴向来漠不关心，对她的婚事更是不加可否，只可全由她父亲主持。献丞对朱家已然中意，也曾征求女儿同意。意琴

正然志在艺术，哪有心绪理会婚姻？答语不免含混，她父亲以为默认了，就和朱家办了换帖过礼的手续。意琴虽有些怪父亲过于操切，但木已成舟，又见朱绣虎照片少年英俊，也就听其自然。订婚后过有三个多月，赶上票房五周年纪念，举行彩排庆祝，假座春和大戏院，做两日的售票公开演唱。意琴一则因为身份较高，二则自负技艺美妙，竟以新票友资格，争得演大轴的地位。并且为炫耀博学多能，第一日演昆曲《絮阁》，由南玉琮配唐明皇，第二日演皮簧戏《玉堂春》，不用同社票友作配，另由自己出钱，去邀程继仙配小生，张春彦配蓝袍，李洪福配红袍。票房的其他女票为她后来居上，有两位气得一怒退会，一个气得哭肿了眼，一个气得把新制成的戏衣剪得粉碎。票房因是售票，前一日就把戏码登报公布，意琴父亲看见，大为震怒，等她回家当面申斥一顿，严命不许登台。并且说已是有了婆家的人，怎能还在外边胡闹？逼她立刻向票房告退。意琴辛苦绸缪，好不容易得到露脸机会，怎肯把经岁之功废于一旦？执意不允，和父亲吵嘴半天，并没闹出结果，就被庶母劝回己室。

次日一早就由家中溜出去，到朋友家耗过半天，晚上便到春和粉妆上台。这破题儿处女儿居然唱得声容并茂，成绩绝佳。台下观众既震于她的名闺声价，又佩服她的妙有音容，都鼓掌欢呼。有些爱慕过度的人竟叫出动心舍命的狂彩。意琴自然得意，卸妆以后和包围的男女朋友吃过夜宵，恐怕回家被父亲扣留，误了明日登场，就没敢回去，仍在友家借宿。次日早晨，见各种报纸都记载票社新排戏评，把自己捧到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顶上竖旗杆。但有的过于肉麻，竟说习梅程荀尚之大成，为古今中外所未有。也有的评及容貌，把面似芙蓉，腰如杨柳，一颦一笑，百媚横生的评花套语都用出来，意琴只顾得意，并不理会。混了一天，到晚上又去春和，一进门便有社友报告，在六点钟已挂了满座牌。并且有许多著名内行，都来买票。意琴恍如当年窗下寒士，十年攻苦，一旦成名，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跳着跑进后台。哪知方才坐定，要对镜梳头，突然由后门拥进一群人，为首的正是她父亲。两眼通红，半疯儿似的，抓住她骂了句不要脸，就吩咐带来的仆人一齐动手，把她连拽带推，拥出后门，装入汽车，如飞开回家去。意琴反抗无效，逃脱不能，就问她父亲如何这样蛮干，当着许多人丢女儿的脸。意琴说

着还想趁势跟她父亲撒泼重回戏院，及至她父亲气愤愤地说了些话，她才明白自己闹出大事，不再作登台之想。

原来她自加入扬风票房，用南玉琮说戏，把原先开蒙的师傅辞退，那师傅嫉恨难忍，就在外面散布流言，夸张意琴和南玉琮的关系。这风声日渐广播，传到朱乃文耳里，已是深感不快。到这次唱戏，朱家事先未知消息，直到开演之夜，朱乃文才听见人说，就自己悄悄去到春和戏院，买票入座，瞻仰未过门儿媳妇的妙奏。朱乃文向日对昆曲颇有偏嗜，拍曲按歌，甚为内行。听儿媳演唱《絮阁》，韵雅声清，合宫入律，深觉娱目赏心，但有一事却伤心惨目，就是梅妃对唐明皇有些态度过于亲狎，意致过于缠绵。唐明皇也不是端人，有些地方过火，得该挨嘴巴。但梅妃不以为忤，大有尽人调戏之概。朱乃文气得老眼昏花，再也看不下去。回家寻思一夜，正在无计可施，次日午后，他儿子绣虎从学校回家，把几张记载意琴演戏的报给老翁看，怒眦欲裂地定要退婚。朱乃文觉得儿子办法甚为明哲，就表示同意。立刻请来原保大媒，说明此事，由朱乃文出名，以闺媛演戏迹近市井，不堪再为人妇为理由，用书面向任献丞请求退婚。这封信在黄昏便由原媒送到，献丞接着气得半死，知道朱家意志坚决，若不允許，势必成讼，自己更要丢脸。就先对媒人表示任男方尊便，敷衍去了，立即带领仆人把意琴捉了回家，责骂一顿，关禁起来。但婚事已不可挽回，正式退帖还聘，永断葛藤。

献丞把意琴禁在家中，只为免得出去招风惹事。意琴怎能受得牢狱生活，不多日便携带细软，偷跑出去。献丞见她逃走，气恼更甚，再加姨太太从中激动，献丞竟下了决心，和意琴永绝父女之亲。虽未登报声明，但只通告亲友，又命令阍仆永不许意琴进门。意琴听得这个消息，虽然痛心，却听其自然，不思转圜。仍在外纵情歌舞，尽兴享乐。起初献丞还念父女情分，遇意琴困窘，托人向家中要钱，也常给予接济，实际还望她改悔，骨肉重圆。半年以后，因意琴在外声气愈来愈大，毫无迷途知返之意，就断绝资助。意琴在经济上很受压迫，因疑父亲绝情，是由庶母谗譖，就也对家庭发生恶感，声言与任氏永断往来。

自己感度畸零生活，以后仍不断受人邀请，演唱票戏。但把原来任意琴女士芳名，改名絮萍楼主的别号。絮萍二字，是取古人“一世杨花二世萍，无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飘零”的词意，以寄身世之慨。

但忘了那首词是赠风尘女子的口气，与她这千金小姐身份不合，未免有些自轻。其实这也和薛涛的“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是一样的谶兆。

她改名之后，偶然登台献艺，更受社会人士的注意，无形中在歌场中树下一部势力，博了许多美誉，便有些在梨园行的碎催以及剧报两栖类的人物，见她技艺优长，声名洋溢，又知道脱离家庭，颇为经济所窘，正是利用的好机会，倘能怂恿组班登台，大家都可大得其益。就争着对她劝进，向她献策，意琴初还顾着自己身份，不肯答应，既而到了去岁阴历年关，意琴债台高筑，债主堆门，被逼得无可如何。到了除夕下午，只得去托一位老姑母代到自己家中，向献丞讨要千元度岁。献丞一文不给，还是那位老姑母看她可怜，赠以数百元才得把年度过。

意琴伤心至极，就有心与家庭赌气，有所作为。恰值当地有一家戏班因主角出了事故，忽然解散，许多配角底包一时寻不着出路，生活恐慌，适有位惯吃戏饭的绰号画眉鸟的王七，看出有机可乘，就去向意琴说项，请她出来组班演唱，用那现成的班底，维持他们的生活。对她只是说救济底包，算是慈善性质，实际和普通戏班主角享受同样利益。意琴心中却已愿意，但因组班需有充足经济作为后盾，自己手头枯涩，深恐怕将来闹得骑虎难下，就踌躇不敢答应。王七看出她的意思，便又去约了一位银钱界的名人吴韵之做意琴的经济后台，约定有他做无限供给。戏班有盈余，全归意琴享受。有亏耗都归他担负。银钱界的人向以精干著名，吴韵之又是个中俊俊锋锋之士，竟会做出这样不惜亏本，不计盈绌的蠢事，究竟所为何来，所图何事，实令人难于索解。但虽人人想不通，却又人人想得通，也就不必仔细研讨了。

意琴因生活恐慌，有些饥不择食，见金钱人力都有确实把握，只等自己登台演唱，便可名利双收，自然乐得应允。就先拜了位老内行为师，以利进行。王七即日着手组班，并不依照前言，维持那已散之班，只由内中挑选几十，另凑起价廉物美的配角。

二牌老生邀了那流落已久的邵悔初，这邵悔初原是山东阳谷县人，和《水浒传》武大郎同乡，原也是在乡绅士，只因从弱冠便到北京上学，受了戏迷，为学戏把家产都学尽了。技术虽然可观，舌头却苦无法修理。他那类似山东馆堂馆的乡音，终有些不大受听，因之在北京连玩

票都很少机会。他一气回了家乡，跟着野台班唱迎神赛社的戏剧，倒颇合乡人口味，竟得了阳谷谭鑫培的伟号。过了些年，他有位表兄，做了山东省政长官，他投奔了去，得了税局差使，很为得意，但是旧习难忘，还时常出去走票。当时风气尚未开通，他表兄认为又玷官箴，大加申诫，及至数诫不悛，就撤了他的差使。他不慌不忙，做了个很妙的报复，在省署一条街上的戏园正式下海，大唱其戏，并且故意托人在报纸上宣传，他是某公的表弟，前任某处的局长。他表兄大怒，叫他去大骂，他还振振有词，说你不给我饭吃，还不许我自己挣饭？唱戏并不狂潮，谁也无权干涉。他表兄没法，只可给了些钱，央他离开山东。他就到天津来，一住十多年。偶然搭班，那阳谷谭鑫培的声势，竟不能惊动当地观众，因而屡战屡北，屡演屡辍，最后落在游艺场的夏季临时戏班里唱开场。到秋风一起，夜园关门，他也歇业。去岁年终，租界一家小戏院邀了部没落的坤班，在新正出演，抢节抓钱。偏巧班中常演须生的一位老坤伶死了，无人可代，竟异想天开地把邵梅初请去，在粥粥群雄中，做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男性演员，真可谓极尽没落之能画。到这时他才后怕，当日不该因为唱戏辞官，否则今日早已成为富翁，何致如此落魄？因而改名梅初。王七因和他早已相识，时常包办堂会，邀梅初去唱，给钱多少向不争论。因其易于对仗，就有了友谊。这次提拔他做二牌老生，自然还是为着包银低廉，可以以少报多，从中分润。但在无意中却给意琴寻了个身世略同的配角。

三牌武生于凤林，是本地名娼窑掌班老鸨小于妈的侄儿，初本流氓，因和一班青年浪子同练武功，不知怎么，转为学戏。倒被他学得很有成绩，就拜师下海演唱。各戏园倒乐于邀他，一则因他功夫不错，短打长靠全有两手儿，除了常掉落家伙，并无更大的毛病；二则他家中常养着十多名下手，随同义务配戏，不另开份；三则每逢他上台，所以南市一带妓馆中人，由鸨母妓女以至于女仆龟奴，都看着小于妈的情面，轮流前去捧场，极有叫座能力。故而王七选定了他。

这是重要角色，其余更是鸡零狗碎，不值一提。戏班组成，出演地点仍定在绿荫路的春和戏院，开演期定在旧历三月十七，由前半月便把风声放了出去，几家报纸上常有絮萍楼主登台的消息，和称扬她牺牲色相，救济困窘底包的文章。戏码也在前一星期先行露布。这样表面上已

算宣传美妙，布置圆满，意琴可以仍打着票友旗号出台，而依着伶人行市挣钱，邀名取赏，称心如意了。

哪知她却因结下仇人，透了风声，那个最初开蒙的师傅，自被意琴辞退，嫉恨之余，先编造意琴和南玉琮的丑话尽力宣扬，不特朱家退婚大半起因于此，就是献丞在年关不肯资助，也因听了传言而深恶痛绝。这时意琴暗地下海，又用了南玉琮做当权管事，那师傅在同行处探知个中隐情，又得报复机会。逢人便说，诋毁意琴已拜师下海，以伶人假充票友，比票友暗使黑杆还失态。又有一家报纸把这消息登了出来，于是絮萍楼主下海为伶的惊人传说就散在全市之中，几乎聚蚊成雷。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音形的演戏，反而增加了叫座力量，给三月十七的春和戏院造出空前盛况。因之也开始了本书初幕景况。

以上只算一段序幕，下面便有正文随着锣鼓出来也。

话说北地春迟，每年三月，才得东皇脱驾。在江南已是草长莺飞，绿肥红瘦，在北地则东风方开始叶花染柳，初泄春光。人们到这时候，才感觉春色乍临，眼中还没看见春花，却不知不觉地二十四番花信都已暗中溜去，不可踪迹。春服方成，夏季已届，常常瞧不见春季是何模样。所以有人说天津只有夏秋冬三个季节，春季被冬夏分割吞没，这是住在都市洋场中的一种苦恼。但又有时天公作美，也许能教春光稍呈色相，小作勾留。因为北地春季多风，二三月间尤其厉害。常是冰雪初融，狂飚即起，大好春天整个在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中消逝。但若赶上天时顺利，风姨提前休息，在三月上旬住了狂风，接着雨师凑趣，再来两阵春雨，便能桃红柳绿，有几日春光可赏。但到这好时候，人们的心花也就同着百花一齐开放，都要设法消遣春兴，安慰春心。因之桃花时节，报纸社会版上便多了无限桃色新闻，而且歌台舞榭，楚馆秦楼，也全春色迷漫，春声腾沸。就连马路河堤，水中树底，在春月照临之下，也不知添了多少春人双影。这才是真正千金一刻的难得时光。

絮萍楼主登台，恰巧赶上这天公特别优待的好年头。一入三月，就是无风无雨的艳阳天气，偶然变天，也是斜风细雨，颇似江南风味。故而未及三月中旬，人们把累赘了一冬的棉衣都已离身，春衫轻快，飘飘欲仙。人人都被一颗关锁不住安顿不得的春心折腾得不知如何是好。又

加风和日丽，春昼初长，有职业有工作的人尚还不觉怎样，唯有一班有钱有闲的先生少爷，有洋楼汽车的太太小姐，分外感觉日子在好过中间得那么难过，闷倦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些人都恨不得社会上出些特别的事情，供他们茶余酒后的谈论，或有些新鲜玩意，供他们灵魂肉体的享受。偏巧出了絮萍楼主下海演戏这段事，一举而二美俱备，巨宦小姐坠落为伶，这是多么好的谈料？看巨宦小姐正式下海演戏，又是多么好的娱乐？何况还有许多当日任旭初政治上的敌人，和任献丞因钱财而得罪的亲友，都认此事为快心之举，以捧场为复仇，还有羡慕任氏名声，倾倒意琴色艺，以及好新奇赶热随缘的人，都要到场观光。春和戏院的大门在开演前三天就被先期购票的人挤破，到开演之日，票已完全售罄，不余一张。晚上戏未开场，早挂出满座牌。戏院案目的吃飞生意大得其法，一元二角的最高价前排票，到晚八时已涨到两倍，九时抬到四五倍的行市，十时以后，竟有许多人花双倍价钱，购票站听。

意琴因头炮打响，上座奇盛。人逢喜事精神爽，第一晚的全部《玉堂春》唱得成绩异常美满，但除了场上卖力，台上腾欢以外，并没别事可记。第二日晚是《得意缘》带《下山》，从白天外面就哄传一段惊人新闻，说有位阔家少爷托案目购买当时厢票，不惜重价。案目辗转搜寻，从某公馆匀出一张，卖给那少爷，竟得了二百元。实际厢票价仅七元，利钱高到三十倍，真是骇人听闻。这一来更加重了意琴的声价，夜间开场，景况比首日更盛。

那位卷首作《念奴娇》词的乌有先生，在家中吃足了鸦片烟，到春和戏院已过十时，进门寻着自己的前排票位坐下。这时台上正演着于凤林和邵悔初合演的《八大锤》带《断臂说书》。于凤林的陆文龙，擦了一脸白粉，涂颊描唇，完全照旦角化妆，行头更漂亮得刺目，比海派还海十倍。由他的诱惑性的装饰，就可测知他得到诱惑的结果。此际正打着八锤四将，且打且喘，满脸流汗，把脂粉多冲掉了。哮喘之声在前几排隐隐可闻，脚下浮动，摇摇无根。最妙的是用枪挡住四将的当儿，跟包就过来递手巾拭面，递茶壶解渴。四将在旁边恭候半天，等他歇息够了，方才再打。哪知陆文龙转到下场门，又照样地抵住四将，拭面饮茶。好容易这一场快要对付完了，陆文龙下场一个亮相，右腿抬起一转，左腿竟不愿独支危局，也要跟着离开台板。他急忙向前抢了两步，

方将右腿收住落下，把左脚挽留住了，寻着重心，平衡了身体，勉强站稳，但那两条腿都似受了电气，哆嗦个不住。台下见他这亮相只做了一半，并未完成，而且陆文龙小小年纪，竟如此虚弱无力，不由在哄笑声中夹了许多倒好。但在池座中间和楼上一角，也有许多热烈掌声和出于衷心的喝彩。但那都是女性声音，微弱不扬，不问可知是于凤林特约捧场的同行姐妹。

乌有先生不愿再看，也不忍再看，就燃支雪茄吸着，举目四观，看看今日来顾曲的都是些什么人。好在乌有先生也是社会名人，交际素广，认识的人甚多。

先看楼下，只见第一排正中，坐着一位尖嘴缩腮干瘦的老头儿，身上还穿皮大衣，戴着皮帽。旁边坐着一个小头小脸大鼻大嘴的女子，却只穿着薄春烟绉旗袍，头上围着土耳其式红纱巾。两人一是春行冬令，一是春行夏令，差了半年节候。那是当地大诗家郝怀仁和他的干女儿花美容，花美容原也是个不成气候的女伶，在小戏班里唱花旦。自从认了郝怀仁作义父，经郝公竭力揄扬，又给设法荐入大班演唱过两次，满拟从此平步青云，却不料倒弄得无人邀聘，没班可搭，一直赋闲。和郝怀仁维持着父女关系，借以生活。至于这父女有无疑案，据郝怀仁自言，他的干女儿是清清白白，叮叮当当的。但他本来痰喘旧疾，据医生诊断是支气管炎，自认了干女儿，倒别无显明情形可资异议，只于气管炎日益加重而已。这郝公当日曾做过任府西宾，弄得不欢而散，所以今日前来观光，是当然的事了。

再看第二排，左右两端各坐着一位女伶，左边一位是业经退休，嫁给一位落魄财主外号穷大爷做妾的江秋莲，带着女仆同来，望着台上笑得直不起腰。右端一位是现尚在职的红女伶杜妙兰，和一位衣饰豪阔的大块头中年男子并坐。那男子想是她的捧客，小棒槌似的手指还戴着黄豆大的钻戒，夹着酒杯粗的雪茄，在那里顾盼自雄。钻戒随着他身体转动，流光四照。杜妙兰假装大家闺秀的派头，顾视清高气深稳地端然正坐，不露轻俏。那大块头屡次对她说话，都淡然带答不理。乌有先生知道杜妙兰的端庄态度完全为着拒绝那大块头的殷勤，倘若换个翩翩美少年，恐怕她就有说有笑了。但她既讨厌这大块头，何以又肯陪他同来看戏？当然另有情由。看来这大块头的肥肉，便不完全被她消化，只怕手

上钻戒也要不保。

想着再瞧后面，居然有许多任家的亲戚和任旭初的门生故吏，还有受任旭初一手提拔，由行伍荐至专阍地位的郎贵德，也带着两位姨太太，左右夹倚而坐。第五排中间，有一堆服饰摩登的妇女，正开座谈会。她们简直和在家中一样随便，忘了这是公众娱乐场所，唧唧咕咕，吵吵嚷嚷，忽而哈哈大笑，忽而嗷嗷乱叫，旁边坐的男性观客，被吵得不得安坐。因她们是女性，不好干涉，全都疾首蹙额。乌有先生认得那群女性中间有一个也是女票友，也是宦家之后，还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未亡人。她本姓是洪，父亲做过海关监督，颇称富有。她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嫁了位做大学教授的清贫留学生，对她爱情既深且专。无奈她习于挥霍，又好交际，丈夫经年所入，还不足供她衣履之费，只得另谋生财道路。每日白天到校授课，晚上就翻译西文书籍，卖给书店。勤苦终夜，译上三两千字，每月所得全部供献太太，也不过供三两日的花费。而且每当他独支长夜，伏案苦干之时，太太正在酒绿灯红的交际场中，以贵妇风仪迷醉少年，陶醉自己呢。这样过了结婚周年纪念日，她丈夫精力体力都已消耗殆尽，但仍毫无怨言，甘为爱情牺牲。哪知她忽然又改变兴趣，抛弃西式交际的舞场，改入国粹娱乐的戏院。渐渐又交些票友，加入票房，学会几出戏，就想在义务戏中登台。起名醉红轩主，决定唱一出戏，要用一件蟒，一件披，一身靠。她为出风头，都要自出花样绣制，并且外加一套桌围靠垫。依她本意，连守旧也要自备，才可比拟名伶，压倒名票。为体贴丈夫的财力，只可委屈着把守旧取消，但仅行头围垫，已需五六百元。她丈夫不敢违拗，只可把一家书局预定两月交稿的一篇译文赶在十日译成，好换钱供太太玩票。哪知眠食不息地赶了五天，就因劳呕血，医治无效，随即身亡。她领得丈夫的寿险费，先去定了行头，然后料理丧事，在出殡后一星期，她已穿了新行头登台。结果虽然丧夫，未误唱戏。以后竟因孀居无俚，以唱戏消遣，更算票出有名。她的芳名在内外行人口中，常与一位男票友梁泽九并举，但她的声誉却与絮萍楼主对峙。这一楼一轩，颇为势均力敌，因而互相嫉妒。醉红轩主的私事，常从絮萍楼主方面的人宣扬出来，絮萍楼主的新闻，常由醉红轩主方面的人广播出来。据人议论，这二位票界女杰，都似夏天海滨浴场的游客，已穿好浴衣，站在跳板上踊跃作势，早晚都得下海

一游。但絮萍走在前面，先跳了下去，醉红就有得说嘴，可以票友资格，对絮萍嗤笑了。

今日此来，当然并非捧场，而是有如刻薄人知道旧朋友落魄，做了小本生意，特去明着照顾，暗着奚落的心理。她还带着一群很不庄重的女友，同坐在池座中间，大说大笑，把吃剩的水果皮，嚼开的瓜子壳，随手乱丢。旁边有一个男客，被橘皮掷压头上，实在忍耐不住，就对同来友人说：“你瞧，这儿没薛平贵，王宝钏就抛彩球了。”这句话被醉红听见，大怒之下，对那人臭骂一顿，几乎陪着台上唱起了娘子军。幸被别的座客劝住，给那挨骂的男客换了较远的座位，才算了结。醉红还不依不饶地直念闲杂儿。好在又出了解劝的人，这次却非邻近的座客，而是台上的王佐先生。

这时邵悔初扮的王佐正演到断臂的精彩节目，他大约是身上没有武功，手上没有尺寸，痛快些说，也许没学过这出戏，不知管事的和他玩笑还是于凤藏书室要他奉陪，竟派定这个角色，临时攒锅，冒险出台。到断臂时，他本不想使什么吊毛，什么抢背，什么老头儿攒被窝，只打算用宝剑一拍桌面，跟着栽倒地下，打个滚儿，把假臂和宝剑扔出去就算。不料站的部位不对，又加心慌气促，猛然向下一倒，恰撞在桌角上，把他撞昏了。扬手一抛，只抛了宝剑，及至打个滚儿，才想到假臂还在手里，急忙又扔出去，这回使的力气过大，假臂直飞出台外，落到第三排中间，砸在一位艳装小姐头上，吓得嗷嗷地叫起来。台上王佐这时神志已清，听得台下狂叫娇啼，知道自己用力过猛，要了出手。急忙爬起来看，却又忘了掩藏他那已断之臂，弄得王佐成了三只手。台下一阵哄笑，同时夹着哗啦乒乓之声，原来很多人笑得前仰后合，把茶具都撞落摔碎了。王佐窘得只恨台上没有地缝可钻，左右乱转。其实大可仍旧躺下，招呼检场人搭进后台，作为王佐受伤过重，送入医院救治，下一场见陆文龙说书，算是病愈出院，也未为不可。但也没有这样改革旧剧的魄力，只可在台上乱转。偏巧打鼓的也会凑趣，随着他的身段，打了个“应弦赴节”，简直开了搅。台下跟着起了哄，有人喊着说：“这戏比贾波林的电影，万人迷的相声还加倍开胃醒脾。”幸而有位善士从地下拾起断臂，掷上台去。王佐如获至宝，接了过去，才得着节骨眼儿，马虎下场。

乌有先生自己笑岔了气儿，还被邻座的人喷了一身茶水，一面捶着腰骂晦气，却又想倘然天天有这样好戏，情愿定长座来听，借以开胸顺气，必得益寿延年。及至王佐进了后台，便又举目向楼上观看，见熟识的名人甚多，第一二厢是大来银行所包，一厢是行长夫人和许多孩子，一厢是大腹便便的行长和两位小姨太太。由看戏的座位便可看出他的家庭是分作两个党派，划疆而守的。

第五厢是一位前朝武官，现代名士施曲厂，向以捧坤伶出名。凡有女伶到津演唱，他便先邀请吃饭，吃过饭便托人示意，认那女伶为义女。一行大礼，女伶必有礼物奉献，他也有礼物奉还。他的礼物并非首饰衣料，而是他撰的剧本。虽然全是由旧小说传奇套来的陈腐故事，不出公子做八府巡按，小姐住十载寒窑的范围，但他居然撰了五七十种，以备投赠义女之需。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也算难得。故而人们称他对待女伶的举措为施曲厂三部曲，女伶对三部曲前二部的邀客认父，尚无痛苦，唯有第三部，却是痛心疾首。因为接受了他的剧本，他便逼令排演，而且亲任导演之责，和义女镇日缠磨。到排好演唱，照例不能叫座。所以女伶一听他说赠给剧本，便吓得望影而逃。而且此公家中开着变相赌局，凡是义女，都有被请陪宴，替代招徕的义务。现在絮萍楼主下海，他来观光，大约也有收归膝下的野心。

再看第九厢，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美貌徐娘。满身珠光宝气，端然正坐地看戏。但她身后还隐着一个油头滑脑的男子，两人不住地低声说话。认得那徐娘是已故欧阳将军的遗妾，后面男子是给二路须生席本成拉胡琴的黄大眼。不禁摇了摇头。第十三厢是本院组织财东吴韵之和几个朋友，十五厢是在絮萍玩票时代便崇拜万分，常在报上竭力揄扬，被旁人称为想吃天鹅肉的大观报主笔汤朗三。还带了十多位朋友同来，挤得厢内重重叠叠，好像做叠罗汉的游戏。十九厢里也是一位爱慕絮萍和汤朗三不相上下，却比汤朗三广有家财的富翁李幼怀。其余还有些汽车阶级人物，由座上一瞧，便可测出门外汽车总有五六十辆，虽不及梅兰芳在津的风头，但也是与程荀谭马媲美。

这时因为将近十一点，正戏将要上场，楼下无一空位，包厢也都有了人，只有挨近上场门的第四厢尚在空中。乌有先生心想，看今日上座情形，绝不致尚有空厢。这个空厢的主儿好大的架子，到这时还不来。

若非吸鸦片的阔人，便是用心思的捧客，我倒要注意看看是谁。想着忽听背后有人喊叫，回头看时，原来那位醉红轩主和她的一个穿大红旗袍的女伴离座而出，别的同伴高声喊叫，问她上哪里去。醉红回答说我们上后台看看，座中又一人应声而起，说我也去，便追着同行。乌有先生心想这个轻狂好事的女人，又进后台去，说不定就许闹起风波。大约她是絮萍最不欢迎的客人，一见就要头痛。想着见醉红和两个女伴已走进通后台的门去了。

按下前台不提，且说醉红进了后台，向里一转，迎面先和满面金光的金兀术撞了个满怀，吓了一跳，又看见宋朝的岳帅和才打好脸的不知出何朝代的狄龙康，并坐在大衣箱上聊天儿。金邦的巴图鲁和岳云附耳低言，有所接洽。这后台中有一种特别臭气，由于房间不甚透光透气，颇为潮湿，再加行头上的汗气、油漆和颜色杂味，很不好闻。醉红和同伴急忙在一群花脸净脸的武行丛中穿过，到了通主角化妆室的阶级，鼻中忽闻着一派清香，如入花窑。注意看时原来在阶级上下，摆满了鲜花篮，约有二十余只，都是茉莉白兰和山茶玫瑰合扎而成，甚为名贵，但价钱可也不轻，而且看二十余只，式样全同，看出是一人所送。向来名角登台，偶然有人赠送花篮，不过几只，便有多数，也是众人凑成，向未有一人送这许多。看来絮萍必有了多财的捧主儿，我倒要问问是谁。醉红对于絮萍下海，本抱着鄙薄的态度，对人常发出丑诋的言词，似乎她自己将以票友终其身，绝无下海之日。但今天见春和戏院上座奇盛，心中竟感觉酸溜溜的滋味，大有同行相嫉的意思，好似恨絮萍走了先步，争了先着。这时又见了许多花篮，心中盘算，起码得十几元一只，合计为价不贵。絮萍竟有了这样阔捧客，真是风光。少时压轴戏下去，往台口一摆，是多么大的气派？明儿报上一登，更露足了脸。我不能看着她独出风头，总得设法破坏。想着眼珠一转，立刻得了主意，决定少时出去就散布流言，说这些花篮是絮萍自己出钱购买，假充别人所送，来欺蒙观众的。

她且思且想，走上阶级，见化妆室房门关闭，门旁贴着闲人免进的红纸条儿。醉红跑惯了后台，向不受这种限制。举步直前，推门而入。见房内并不似票友上台时的拥挤，只有七八个人，一个跟包，一个女仆立着伺候，絮萍正面内对镜而坐，自己擦粉贴片子。后面站着个著名梳